

高则诚嫡孙高可逊归宿高楼下泽

■高圻祥 苏尔胜

高圻祥著《寻宗——高则诚后裔迁徙考》(以下简称《寻宗》)出版后获得众多专家学者赞同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、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教授曾来信称：“对你的先辈则诚先生，我崇拜已久”、“您关于高氏后人销声匿迹于‘靖难之役’的考证，对我启发甚大……今后补写永乐传记，建文逊国时又多一遗臣(指高可逊)”。如此看来，长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高则诚嫡孙高可逊终于可载入中国史册了。

高氏古墓系明代建筑

高可逊是高则诚嫡孙，因向建文皇帝进献十策条陈，受封御史中丞。在发生朱棣篡位的“靖难之役”后，他的家人举族逃向高楼下泽等地。那么，高可逊本人呢？现经进一步调查，并据所得新资料，可以肯定：“靖难之役”后，高可逊同家人一道逃难到上曹村(今高楼上、下泽村)隐居了。

高可逊传世诗作八首均已载入《上曹渤海高氏宗谱》和《上曹高氏诗集》及民国《瑞安县志稿·诗微》，并被辑录入《瑞安唐宋元明诗词集》(陈正煊主编)。其中，最后一首即《万竹亭》颇值得注意：

绕坛种笠竹幽亭，
傲尽冰霜色更青。
翡翠凝烟随意看，
琅玕敲月枕书听。
不图结实来双凤，
惟爱长竿钓巨鲸。

只恐春深雷雨作，
化龙一跃上青冥。

这首诗与前面几首的心境全然不同，完全是遭受政治打击后，隐居儒士的抒发失意情怀之作。那么，诗中的万竹亭在哪呢？应该在高楼镇下泽村。

下泽村至今还有一片广阔而茂盛的竹园山。瑞安方言中，“万”与“茅”谐音，万竹亭即茅竹亭，也形容茅竹之多。此诗就是作者隐居在万(茅)竹山中所作。为何他会隐居万竹山呢？因万竹山南连水月庵，北连古观，回旋余地很大。水月庵即弘治《温州府志》所载“在嘉屿乡，建于元至治元年”之水月庵，古观即今人称之为寨船的前身。如今，仍留有水月庵“庵基”和寨船旧址，面积均在3亩左右，说明这两座庵(观)之大。当

时高氏后裔逃难到此所以能立足，就得益于这些有利条件。

下泽竹园山下有一座高氏古墓，系明代建筑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坟面被毁，但四孔墓穴及坟圈尚存，仍依稀可见，而以前不知墓主是谁。据湖岭《南川渤海高氏宗谱》记载，其一世祖高世亮迁自高楼下泽，高世亮曾祖高嘉谋是高氏迁徙高楼第一人，其墓葬就在高楼。因此，我们认定高嘉谋是高则诚后裔迁居高楼下泽的一世祖。既然高可逊曾经隐居下泽，那么这个高嘉谋可能就是高可逊的化名。据此和《万竹亭》等诗作推断，这座高氏古墓就是高可逊的坟墓。把他的诗作列为《上曹渤海高氏宗谱·上曹高氏诗集》之首，概源于此。

“关老爷刀田”为黄阁老所造

高氏古墓坟头有一丘造型奇特的山田，民间一向称之为“关老爷刀田”。在山间建造这么一坵总面积不过两亩左右的水田，还需要截弯取直修筑一条200多米长的山田坎，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。它既非灌溉的渠道，又不是饮水工程，更无农业效益可言，当地村民历代相传它就是为破坏“刀”下这座坟墓之风水而建造的。

那么，是谁建造这坵“关老爷刀田”呢？过去民间一直误传这是“温州张阁老用皇银造的”，其实是把黄阁老(黄淮)误传为张阁老(张璠)了。

黄淮，洪武三十年登进士第，授中书舍人。建文帝当朝时，他与高可逊既是同乡又是同僚，平时关系如何不得而知，但在对待朱棣篡位问题上，两人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。史书《国榷》记载：朱棣率“靖难师”于建文四年(1402)六月攻入首都南京城时，出城迎降者24人，黄淮名列第15位。“朱棣入城后，黄淮复中书舍人。接着由中书舍人首选翰林编修，十一月又进侍读。”(《国榷》)半年中连升三级，说明黄淮由建文朝臣迅速变成

朱棣宠臣。而高可逊呢？据商传著《永乐皇帝》记载：朱棣率部攻入京城后，建文朝臣“死节十余人，在任遁逃的463人，这些人中约有100多人被逮杀，大多数下落不明”。当时，高可逊既未出城迎降，也未被逮杀，显然是同多数朝臣一样逃亡了。

明弘治进士都穆的《都穆公谈纂》记载：黄淮曾毁坏高则诚墓碑。因为高则诚是“逃犯”高可逊的爷爷，而黄淮则是朱棣的宠臣。既为宠臣，黄淮当然要竭力向主子表忠邀宠了。由于没有抓到高可逊，黄淮带人去毁高则诚的墓碑也就不足为奇。黄淮投靠朱棣后备受信任，官至内阁大学士(阁老)，后因故被囚禁于牢狱10年，朱棣死后才被新皇帝释放，并复其职，后又又被恩准带回温州养病。

这时高可逊已经亡故，安葬在下泽竹园山下。人死总会走漏风声，真名实姓也会泄露，而且时人纷纷传说高可逊墓地是一块龙盘虎踞之地，会保佑儿孙出大官。此事被黄阁老闻知，岂能没有应对之举？联系到黄淮20多年前曾为追捕高可逊不成而去破坏其祖父高则

诚之墓的往事，在高氏古墓坟头建造“关老爷刀田”的除了他还能有谁？这一举动也有力地证明，下泽竹园山下的高氏古墓是高可逊之墓。

黄淮在高氏古墓坟头建造“关老爷刀田”，除破坏高家风水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目的？从高氏子孙悄悄向更边远的瑞安、青田交界处山区山坳、汤垟以及湖岭南坑(川)等地及附近的大金山麓、岔口小山村山间隐蔽迁移的史实来推断，很可能他还想借此激起高氏后裔起来反抗，以便仿照朝廷对建文遗臣实施的“瓜蔓抄”手段，动用权力将高氏后裔一网打尽，彻底消除高可逊的影响！当然，高氏后裔谁也没有出来公开反抗，而是除留一部分在下泽外，大部分转移了。直到330多年后，清乾隆帝恢复明建文年号，并追谥为“恭闵惠皇帝”，高氏后裔才能抬头。而到这时，高可逊的名字早被遗忘了，他的后裔也不知竹园山下高氏祖坟安葬的就是自己的祖先高可逊了。如今既认定这座古墓系高可逊墓，其历史、艺术价值当然不可低估。

高楼 侨乡颂

■周建煌

云江水暖绕高楼，
珠瀑九潭引客游。
三月惊雷时雨急，
茗茶嫩笋遍山丘。

瑞城老地方系列 7

赏美丰湖街

■李浙安



素描 白岩桥

清晨起来漫步在瑞安老城区的街道上，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；一边悠闲地浏览着一路的景观，一直溜达到虹桥南路才折返至古老的丰和街。

在宋代遗留下来的老碭桥旁边，有一家在瑞城小有名气的“眼镜粉店”。每次来此，早晨这里都是吃客盈门，掌柜眼镜师傅总是乐呵呵地招呼着众人，熟练地操持着生意，他那油光闪亮的秃脑袋始终冒着热腾腾的蒸汽。转眼间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便变魔术般地端到你面前，性急的食客总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汤带粉一咕噜吃光，然后急急地付了钱就去赶上上班或是生意上的场子。也有人慢悠悠地仔细品尝其中的滋味，尽量享受着这种浙南小城传统的美味小吃。同时也领略着小吃店这暖融融的喧闹氛围。一些熟悉的人频频地相互道着早安，充耳都是礼貌的相互道好致意之语，好一派古镇小城和祥谦礼的人文气息。

出得“眼镜粉店”，顺着丰湖老街向东门漫步。和煦的朝阳迎面而照，很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望着塘河中缓缓而流淌的水，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，波光粼粼。河岸上的房子、树木等景物倒映水中，在水波的变幻下闪着不停的影像，煞是有趣，像一幅流光溢彩的水彩画。

从现今尚且遗存的历史古迹东安碭桥和白岩桥的建造年代来看，白岩桥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；东安碭桥据考亦为初建于宋代，其后曾多次修建。重建于明朝，清康熙修葺成现今规模。

“丰湖街”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偌大湖畔的一条街，而且是一条曾经繁华喧嚣的商业街，所谓“丰”者，盖因前朝大唐之基本审美标准，犹如杨贵妃玉环丰腴婀娜之体韵；另外，从瑞安古代文人对丰湖的诗句描述中也可以看出大致情形。由此可以推想，当时的丰湖绝非现今人们看到的仅供水路通航之狭窄水道。假若以东安碭桥和白岩桥之中点为圆心，向南边画一道大圆弧，大致接近如今隆山脚下和西南侧的两面湖地域，才是符合当时的基本事实。古人规划县邑商业重地极重风水吉地，如此依山临湖而筑街尽在情理之中。同时丰湖又同双莲湖毗邻，视野开阔，极目远望可观飞云江。难怪要在

碭桥上建一高高的望湖亭，让人可于其上一览丰湖、莲湖、隆山、云江大好景象。瑞邑历代都有文人雅士吟诗作赋赞美此地风光，曾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妙文诗词。

东安碭桥和白岩桥之当中有一座“涨落桥”，其实是当时一个用于调节丰湖水位的装置，类似于现在的水闸。当丰湖的水位下降，将要露出荷塘泥土时，便开闸放上游之水加以充盈；而湖中水位过多时，则予以关闭，另开下游水闸泄水，所以可使丰湖常年保持适当水位，水位时涨时落，看似桥在变化，老百姓口口相传，以至产生这种口误，形象地称为“涨落桥”，沿传至今。

据历史典籍记载，正在人们沉浸在湖光山色大好景致、杯觥交错歌舞升平的发财宝地时；一场从来不曾遇到、人们万万不及始料的特大灾难不期而至：南宋乾道二年的某天夜里，忽然东海水倒灌，排山倒海般的江水漫入城厢，以至整座县城霎时被浑浊的浪涛淹没。绝大多数的人皆逃生不及，成了鱼鳖的口中之食。大部分的民居都完全倒塌，随浪而去。给瑞安这座自东汉时期建县治的富饶之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。丰湖街也不能幸免，完全被摧毁得不见踪影。这场罕见的天灾也震惊了命运多舛、临时定都临安南宋小朝廷；派员前来考察灾情，当这些官员到了瑞安等地，看到遍地灾民一派疮痍，杳无人烟。不禁感叹：一派泥城，乃之如何。

后来朝廷下旨，从南北各地大量往温州一带移民，以解空城乏丁之虞。然之前原住民基本消失殆尽，且满城的死尸、废墟亟待清理。必须通过塘河运至城外丢弃掩埋；不得已大都运到丰湖一带，遂填埋得仅留下通行的河道，美丽的丰湖再也不复存在，惜哉，惜哉。尽管如此，可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猜测、遐想……

当我将目光从遥远的历史雨幕中收回来，只觉得古丰湖街虽不复在眼前，却还仿佛依稀留下些许淡淡的印象。看见塘河中流淌着日渐清澈的河水，联想到如今当地政府 and 民间都在协力整治原先被严重污染的“母亲河”，努力营造昔往“十里塘河皆荷花，人家尽在绿水滨”之美丽景观，造福瑞安百姓，将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。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
电话：65818090

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

